

揭秘中国军阀丛书

● 文斐编

我所知道的

张宗昌

勾玄决疑

状军阀春秋纤毫毕现

观史阅人

悟乱世风雨百年沧桑

中国文史出版社

揭秘中国军阀丛书

文斐编

我所知道的

张宗昌

勾玄决疑

状军阀春秋纤毫毕现

观史阅人

悟乱世风雨百年沧桑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所知道的张宗昌/文斐编. -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4.1

(揭秘中国军阀丛书)

ISBN 7-5034-1433-2

I. 我… II. 文… III. 张宗昌(1881~1932)—传记
IV. 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4148 号

《揭秘中国军阀丛书》

我所知道的张宗昌

责任编辑:方正

封面设计:王堃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装:北京雅龙印刷厂 邮编:102600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8.625 字数:192 千字

印 数:5000 册

版 次: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总 定 价:128.00 元(全八卷) (本册定价:16.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贫寒逼迫闯关东 投机革命当团长 (1)

1882年2月，在胶东半岛一个贫穷的农舍中，一个婴儿呱呱落地，他就是后来在北洋军阀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张宗昌。

以吹鼓手为业的张宗昌之父，日夜辛劳也难以维持生活，贫寒逼迫张宗昌下了关东。在那里，他聚赌、包娼、当镖手……他善于投机，广事交结，终于闯出了一条生路。

辛亥革命的浪潮冲击到海参崴，张宗昌招兵买马，诱骗了土匪刘弹子的人马，偷渡到上海，当上了光复军的骑兵团长。从此，开始了他的行伍生涯……

- 一 吹鼓手之子 (1)
- 二 效坤轶事 (3)
- 三 混迹海参崴 (6)
- 四 投机革命 (11)

第二章 反叛投奔冯国璋 失靠山败走江西 (15)

1913年7月，张宗昌骑兵团奉命讨袁，在徐州二郎山被冯国璋、张勋部打得四散奔逃，自己也臂部受伤，成了光杆团长。他跑到徐州向张勋投降，说：“我是来投死的！”见到冯国璋时，又说：“我是来投生的！”原来冯早就策反过张宗昌。从此，张宗昌成了冯国璋的心腹。

正当张宗昌官运亨通，新任中将师长不久，冯国璋去世，张顿失靠山。饷项无着，移兵江西，全军被江西督军陈光远击溃。张宗昌又成为光杆，遂化装逃往北京……

- 一 “投死”和“投生” (15)
- 二 投冯始末 (20)
- 三 入湘前后 (30)
- 四 江西缴械 (33)

第三章 损兵折将投奉张 拼死效力升督办 (36)

张宗昌备厚礼前往保定给曹锟拜寿，意在求得曹锟庇护，但为吴佩孚所不容。张转而投奔奉军头子张作霖。

第一次直奉战争，张宗昌作为苏鲁别动队总司令潜入青岛，未及立足，闻主力已败退，匆忙逃回。

张宗昌立功心切，带兵平息吉林叛军获胜，被委为旅长兼绥宁镇守使，遂大事招募新兵，网罗流窜东北境内的白俄兵，势力渐起，终于在奉系中立足。

我所知道的张宗昌

第二次直奉战争给张宗昌带来大转机。他率领的奉军长驱直入，节节获胜，队伍一下膨胀了七八倍。接着征战不已，为奉张立下汗马功劳，终于得到山东省督办的宝座，登上他军政生活中的巅峰……

- 一 投张因由 (36)
- 二 投靠奉张 (37)
- 三 奉军麾下 (39)
- 四 疆场效命 (63)
- 五 上海军实处 (75)

第四章 拉队伍招降纳叛 乱军纪祸国殃民 (78)

土匪、旗兵、白俄军、败兵叛将，还有一支娃娃兵，构成了张宗昌的杂色部队。

张宗昌投靠奉张后，收编了吉林军三个团的兵力；收容了大批逃入中国境内的白俄匪军，得到大量枪炮马匹和装甲车；第二次直奉战争又俘获改编了吴佩孚的四个旅，加上平时招降纳叛，力量骤增，终于成为一个颇有实力的旧军阀头子。

庞大的军事机器给养困难，张宗昌又常常不发饷，军队靠枪杀掳掠、贩毒蓄娼过日子，兵匪一家，给百姓带来无穷的灾难……

- 一 益都旗兵团 (78)
- 二 “老毛子队” (80)
- 三 白俄雇佣兵 (83)
- 四 建立空军 (98)

五	幼年学兵队	(101)
六	孙殿英投归	(106)
七	如此军风纪	(107)
八	军队见闻	(111)

第五章 督鲁三年曾显赫 一朝覆灭走大连 (118)

张宗昌督鲁不到三年，军队扩编至 14 个军。他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安插亲信，排斥异己，视山东为禁脔。

在军阀混战中，张宗昌曾显赫一时。安徽固镇一仗，被孙（传芳）吴（佩孚）联军消灭了施从滨的老五师与白俄铁甲队，他很快与孙、吴修好，来对付转向革命的国民联军和国民革命军，南口一役，曾为直奉军阀立下汗马功劳。但他很快又处于国民革命军的包围之中。他勾结日本帝国主义，企图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上，终于被打得落花流水，逃往大连。这离张宗昌的末日已经不远了。

4

一	督鲁前后	(118)
二	督鲁任上	(132)
三	兵败滦州	(156)
四	督署大观	(161)
五	覆亡之旅	(168)
六	勾结日帝	(174)
七	五三惨案	(176)
八	军政一览	(182)

第六章 横征暴敛刮民膏 滥杀无辜祸山东…………… (185)

1925年4月，张宗昌爬上山东督办宝座，成了山东的土皇帝，祸鲁著名的地方军阀。

他残酷压榨人民群众，横征暴敛，强取豪夺；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滥发纸币，军用券、金库券满天飞。

他蹂躏妇女，酗酒赌博；奢侈淫欲，一掷千金；一任贩毒抢劫，胡作非为。

他封闭进步报刊，镇压群众运动，杀人如草芥，人民对他切齿痛恨，到处怨声载道：“也有葱，也有蒜，锅里煮着张督办”，“也有蒜，也有姜，锅里煮着张宗昌”……

一 搜刮种种……………	(185)
二 印花税票……………	(189)
三 滥发军用票……………	(191)
四 东巡过潍……………	(193)
五 擅杀厅长……………	(197)
六 “剿抚兼施”……………	(198)
七 摧残新闻……………	(204)
八 白水之死……………	(206)
九 殃民骇闻……………	(210)
十 公馆琐忆……………	(217)
十一 发迹之后……………	(222)
十二 轶事逸闻……………	(231)

十三	督办办学	(235)
十四	昌武学校	(239)
十五	济青长话	(241)

第七章 死灰复燃终成梦 济南遇刺了残生 (243)

张宗昌逃往大连，还企图死灰复燃。在日帝的支持下，曾拼凑 1 万余人第三次入鲁，但终于以失败而告终，流亡日本。

他继续做着卷土重来的迷梦，日帝也企图利用他来组织中国傀儡政权。1932 年春，张宗昌返国，靠着张学良每月供给 8 万元钱过日子，等待时机。时山东省主席韩复榘邀他旧地重游，正中下怀，他不顾别人劝阻，于是年 8 月到了济南，准备探个虚实。当他发现周围的气氛与己不利时，遂匆匆准备回北平。

9 月 5 日，他已登上火车，忽然有人向他开枪，他赶快逃跑，此时枪声大作，横行一时的“狗肉将军”张宗昌终于倒在血泊中，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一	困兽犹斗	(244)
二	枭雄死因	(253)
三	“将军”毙命	(255)

附：	杀死国贼为父报仇	(259)
----	----------------	-------

第一章 贫寒逼迫闯关东 投机革命当团长

1882年2月，在胶东半岛一个贫穷的农舍中，一个婴儿呱呱落地，他就是后来在北洋军阀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张宗昌。

以吹鼓手为业的张宗昌之父，日夜辛劳也难以维持生活，贫寒逼迫张宗昌下了关东。在那里，他聚赌、包娼、当镖手……他善于投机，广事交结，终于闯出了一条生路。

辛亥革命的浪潮冲击到海参崴，张宗昌招兵买马，诱骗了土匪刘弹子的人马，偷渡到上海，当上了光复军的骑兵团长。从此，开始了他的行伍生涯……

一 吹鼓手之子

张宗昌，字效坤，乳名“田”，1882年（光绪八年）正月，生于山东省掖县路旺乡祝家村。

张宗昌之父，原名张文福。张宗昌发迹后，他家姓周的管

账为逢迎讨好，为其更名为张万福。张家世居祝家村（即“坐地户”），是单姓独户。张万福有弟、妹各一，弟张文兴，早亡；其妹嫁于朱流（今掖县东宋镇朱流村）。张万福家境贫困，只有三间小草房和二三亩土地。迫于生计，张万福少年时，便当了吹鼓手，及后当上了揽手（又名“大抬杆”，即领头的吹鼓手），农忙时打短工。成年后，娶肖古庄（今本乡肖韩村）侯氏为妻。侯氏身高、脚大、力壮，能用单臂轻轻挟起一口袋粮食。村人嘲笑之，绰号“大脚”，四方广为流传。侯氏生一男一女。男张宗昌，女乳名“大蟬”，嫁给八里庄（今掖县珍珠乡八里庄村）刘玉通为妻。因张万福日子甚窘，侯氏“活跳槽”到今掖县珍珠乡泥里村与一男子同居。后来张万福又娶掖县孙古庄一寡妇为妻。此妇系潍县人，人称“小潍县”，乃张宗昌之继母。

张宗昌幼时，跟着本村祝修德念了一年私塾。十三四岁时便开始打短工，还在本乡杲村武葆钧的黄酒馆当过三四年的小伙计。后经其父的同行，夏邱镇柳沟村的吹鼓手赵科禄做媒，定本乡荃里村贾永泉之三女（乳名“足”）为妻。当时为生活所迫，张宗昌每逢农历四、九日（即荃里集日），就赤脚挽着裤腿子，从东宋镇虎头崖挑鱼虾等海物到其岳父村里叫卖，即使这样，仍难度日。张借赶集之机，时常到未过门的妻子家借贷，但每次借得不过是一瓢高粱面、几把黄豆。后来，为谋生计，便与本村祝欣德结伴下关东。祝欣德卖了四亩岭地，留家用一部分，余者作路费，两人步行至龙口，因钱不够，仍过不了海。遂在龙口码头扛了三个月的包，尔后渡海去了东北。先在哈尔滨一带淘金，后在“宝局”当镖手。三年后回家与贾氏

完婚，再下关东。后来在外当军阀升了官。消息传来，其父不信，说：“他有那个命，能当大官？我还得靠‘大抬杆’（指吹喇叭）过日子！”

（祝学顺 张宝安 王玉珂 王典佐）

二 效坤轶事

张宗昌在北洋军阀中为后起，其最得意时期，为直鲁联军总司令、山东军务督办，由义威将军而上将军，固曾显赫一时也。末路乃被人枪杀于济南车站，说者谓为韩复榘所主使。我以为韩或另有所受，此层姑无须研究，即张之统兵，祸国殃民，亦与其他军阀为一丘之貉，其见诸记载者皆可不书，兹就我个人所见所知张之轶事，综述如下：

张字效坤，山东掖县人，父为本县吹鼓手。张住北京西城鲍家街时，曾为其父祝寿，“锡五老伯大人”之泥金寿联，因赫然在望也。母改嫁贾氏，到北京后，锡五不以为妻。张之异母弟贾某，在张部下曾任营长。

张少年无赖，穷极随人走辽东，值日俄战役，在俄军粮台服务，稍通俄语，复流落黑龙江，在北满线火车上为商人保险。有一次随车往海参崴，中途忽有匪上车搜抢（向择距离较长之车站而车行时间较久者），张遥聆匪语，不识其人，装睡不敢出头。不料搜至张时，露面相看，对方说“你不是张大哥吗”？询知张是保险之人，遂招集同伙，将所掠得之货财一一退还。车将到五站（华俄交界之站名），时间来不及，则将余款交张分别退给原人，匪等乃由车尾跳下。张在宁曾向我等

言之，不以为讳，盖盗亦有道也。

民国2年（1913年），冯国璋统第二军南下，张时任江苏第三师（师长冷适）骑兵团团长，徐州战败，张右手掌受贯通伤，退往浦镇，冯派参谋陈调元、李玉麟前往招降。时师、旅长均已他往，张身著和服，以布缠肘，单身一人随到滁州军部，冯立即委令代理第三师师长。及冯任江苏都督后，委张为陆军教导团监理，住成贤街，与我等时相聚首。

张自以为是桓侯（张飞）之苗裔，室中供张飞瓷像，几上并陈列局刻之《三国志》一部，因蜀志中有飞传也。及授将军，张要求以义威为名号，盖脑中仍存有“桃园三结义”之故事也。

张于某年率军南下，雇用白俄名“聂兹尔”者为铁甲车队队长，循铁路线作冲锋，其队兵尤无纪律，经过无锡，将某纱厂之女工驱闭一室，强施轮奸，至有毙命者，苏人恨之切骨。

张为人豪爽，挥金如土，渔色嗜赌，尤好推牌九，因呼之为“狗肉将军”，用杨度、何煜为参赞（何曾任内务次长），常戏呼杨为“羊肚参赞”，盖谐音也，时人以为与“狗肉将军”堪称绝对云。

张干预中央政府用人，固是北洋军阀习见之事。时顾维钧代阁，张强顾提出任何煜为烟酒督办，已发表矣，因张作霖必欲以董士恩居是席，遂有人调停其间，乃以何调任市政督办，但仍随张驻济南，并不常在京办事也。

张在鲁以筹饷为名，向各银行勒借巨款，已为屡见不鲜之事，有一次忽具东邀请各银行经理及商会会长至军署宴会，而张匿不出，令财政厅长、军法处长董某（冯国璋之甥，绰号董

大帅)代作主人,吃至半席,宣布须借款若干万,经理等皆云候回行筹措,再作具体决定。董遂说:“君等今日若不如数承认,休想出军署一步。”遂将来宾一律软禁于军法处,至三日之久,不得已只得承诺,但磋商稍减款数,候款交足,始于释放。此与匪徒绑票勒赎,又有何异。

潘复任总理,记者林白水在报上以秽语詈之,遭枪毙;邵飘萍则以揭发张之恶迹,张大怒,派兵搜捕,邵得讯避往东交民巷,张无可奈何。后为张鹏(办《大陆晚报》者)所卖,诱返魏染胡同寓所,即夜围捕,亦予枪毙。此两人之死,皆未经过法庭审判,其任意擅杀,有若是者。

张在京时,曾偕褚玉璞(时褚任直隶督办)在奉天会馆演剧宴客,大轴戏为四五花洞,以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程砚秋分饰真假潘金莲。此剧真与真、假与假之服饰,必须一式,遂各赶制新衣著之,天师一角为余叔岩,一时以为豪兴。我亦在被邀之列,及回家,天已明矣。又此剧真假武大,须用丑角四人,由王幼卿(凤卿之子)临时反串真假武大之一,其“走矮”工夫,并不亚于其他三人。此亦梨园中之轶闻也。

张最后往济南,人皆以为有所谋干,实则死也。张前在沪,将历年吞掠所得资财,用其军需官梁某名义,存之上海美商花旗银行。据传闻为美钞1000万元,后梁某随军受伤身故,此存折留藏掖县家中,久未发现。及韩复榘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梁某之兄忽发奇想,具呈省政府,云愿将此款报效,仅求发还一成,作为奖金,此即当日轰动一时之山东梁财神案也(梁士诒管领交通系,财权在握,有梁财神之目,此人恰姓梁,遂亦以财神呼之)。韩得之大喜,派人往沪取款,花旗银行告

以须有原印鉴始能付款，此因一定手续也，再三交涉无效，韩遂令掖县县长将梁监禁，以免在外招摇。乃又为蒋介石所知，派蒋伯诚赴鲁，将梁索出，带往南京，亦软禁于幽解之所，不令见人。惟此存折不知与花旗如何交涉，或打折扣将款取出，事秘莫详，仅知以法币千元给梁，云作路费，勒令回籍，不准滋事而已。当此事发动之前，张亦正寻觅此折，又值在京闲住，手头渐形窘迫，所以亲往山东，并声言将回掖县原籍扫墓，实欲将此存折觅到，再行设法取款，不料竟殒命于济南车站也。

(恽宝惠)

三 混迹海参崴

引鬼入室之经过

1911年，海参崴的人口据说有一二十万，华人占五分之三。他们大半来自山东省。其中的富商多是在二三十年前以“高丽背”或小挑子起家的。有名的双合盛号大股东张某，出身寒微，只因他身材魁梧，热心公益，被推为华商总会会长，而他的经济势力以后更伸张到中东路一带。华商总会门警中最初的一名小头目就是日后善变投机，猎取高位，绰号“狗肉将军”的张宗昌。他身长多力，原由小帮胡匪洗手，因与俄国军警接触日久，在通事的教导之下，学得若干不规则的俄国话。他是个善于逢迎勾结，不吝挥霍的人。就因为他与俄国军警亲密合作，所以当地的一般中小商人、走贩都不时孝敬他，托庇于他的名下。不久他就成了海参崴一带中国黑社会中炙手可热

的骄子。他包娼、包赌，包庇戏园、烟馆，似乎可以使他们免除一切外来的突然威胁和迫害。但是日久弊生，他竟自擅威作福起来，戏园中的好座要酌量留给他；新到的妓女要让他享受初夜权；一切走私和非法生利的小本生意，他可以抽头分红。他的俄国朋友们当然也在这些途径上朋比为奸，平分秋色。

张宗昌既有偌大的场面，而替他摇笔杆的人只有华商总会的年轻书记孙某。孙某经常向我诉说失学之苦，我除拿古今中外苦学成名的人物来鼓励他外，还长期助他解决许多文字上的问题。我因孙的关系，同张宗昌逐渐有了交往。

我在海参崴时，常被几个思想进步的俄国朋友邀往山林打猎，或到海边游泳、钓鱼，就借野餐休息的时候偷看“禁书”，彼此纵谈中俄两国的革命理想和事迹。因为山林打猎的机会较多，张宗昌曾好意劝阻我，要严密提防胡匪绑票勒赎的危险。我一时冲动，托他替我代买一枝手枪以为防身之用。一天，由张宗昌的部下约在华商总会的四楼小室中看货。原来是一支勃朗宁式手枪，虽然玲珑可爱，却没有保险机的装备，因而没有成交。那卖枪的见不能成交，将枪插入裤袋内怏怏地下楼。我们刚刚掩门就座，猛听轰然一声，开门一望，见那人倒在三楼扶梯旁抱膝呻吟，过去一问，知系指触扳机被弹穿了右趾。他被张宗昌骂了几句，立刻被送入医院救治。从此，我和张宗昌的关系由于孙某从中牵引看戏、吃饭，日益密切起来。我想此人虽然可憎，只须提高警惕，日后或有用处，未便拒于千里之外。

挽张宗昌介绍刘弹子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俄国报纸不断报道中国革命的消息。不数日，家兄仲钧特地从东三省赶来会面说：“黄克强、宋教仁、陈英士等大批同志在号召全国各地大兴义师，即将在南方成立革命政府，积极准备北伐。可是北伐一事，骑兵不能偏废，应设法由东三省秘密招募马贼南下，以便编练劲旅。惟赵贼（即赵尔巽，时任东三省总督）防范甚严，不易着手。现已派人往南方说明关外困难诸点，并请迅速派员来此地，与弟一同招募。只须一处得手，亦可不误时机……”

我正在密切注意南方革命发展之际，面受了家兄仲钧指示机宜，便想和那北距海参崴一二百里一带的大山中指挥千余人的胡匪首领刘弹子发生联系。最初苦不得线索，只好托词试挽张宗昌介绍和刘结交。张说：“呀！这可不是好玩的！你想在俄国闹革命吗？”他似开玩笑，又似非开玩笑，狡黠地先吓唬我一下。我只能恭维他：“老兄侠义结交，神通广大，有日事成，必将重酬。哈哈哈哈哈，帮忙帮忙！”张宗昌喜欢戴高帽子，又为利动，最后说：“试试看吧。”我之此举，明知引鬼入室，但在当时不得其门而入之际，也只能人鬼不分，沆瀣一气了。

到了12月初，上海光复以后，黄（克强）、陈（英士）密派李征五、臧士新由沪搭轮来海参崴接洽。我将他们安置在华商总会斜对面街口某商店楼上的金角旅馆中。我们的秘密会议总在华商总会四楼的小室里举行。由于张宗昌的牵线，老谋深算的刘弹子知张和俄国特务有勾结，误会是张设的陷阱，阴谋诱他下山就捕。张的牵线遂告失败。经过周密考虑，我们只推

我所知道的张宗昌